

轱辘、女人和井

LULUNJÜRENHEJING LULUNJÜRENHEJING

● 韩志君 韩志晨 著

人类发展的历史，就是不断地从愚昧走向文明，从现实走向未来的历史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是个永恒的冲突。

《篱笆·女人和狗》、《轱辘·女人和井》和《古船·女人和网》系列作品，以当前农村经济改革为背景，写了茂源老汉一家的矛盾和命运，提出了在变革时代摆脱落后传统观念的必要。

作者真诚地面对人生，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起感同身受，不“欺世”，不“媚俗”，创作的不是“有墨痕无血痕”的赝品，而是“有血痕无墨痕”的佳作。



轱辘、 女人和井

韩志君 韩志晨 著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·北京

轱辘、女人和井

韩志君 韩志晨 著

李方鹰 责任编辑

※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北京西城优美印刷厂 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

※

787×1092毫米 1/32 11.75印张 264千字

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500册

ISBN7-5048-1442-3/I·211

定价：5.40元

夕阳下的喜鹊河。

岸边摇晃的芦苇和波光粼粼的河面。

一叶黑色的扁舟，远远地逆水驶来。

击水的木桨。

沉重的缓缓行进的船体。

漩涡，漩涡，漩涡……

这一道又一道的漩涡，渐渐化作古老的不停旋转的石磨。

拉磨的小毛驴，走在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磨道上。

石磨在旋转。

轱辘在摇动。

茂源老汉大弓着的脊背和他青筋隆起的手。

深深的长满青苔的老井。

从井底吊上来的盛满水的柳罐。

茂源老汉伸手提过它，停住了，扭过头来，眯起他那双苍老的眼睛，默默地望着身边不远的小院。

小院的墙头，插着一道用柳条儿编成的篱笆。

枣花呆呆地坐在篱笆墙内。花妞儿摇晃着尾巴，在她的身前身后，亲昵地兜着圈子。

枣花呢，却一动不动。

一只燕子，斜进篱笆小院，然后又倏地飞走了。

枣花仰起脸来，久久地望着那只轻捷的燕子。

燕子在飞。

夕阳颤抖着，在广阔无垠的天穹上，勾勒出它黑色的剪影……

DK74/30

第 一 集

—

血红的夕阳，象一个醉了酒的红脸汉子，痴呆呆地望着枣花娘的小院，望着她那幢孤零零的小屋，望着屋檐下那一串长长的红辣椒。

从院外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响。

一只大白鹅嘎嘎叫着，从院子里迎出去。

胖大嫂风风火火地闯进院门：“大婶儿！大婶儿……”

枣花娘从屋内探出头，一看她那样子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忙走出来。

“哎呀，大婶儿！”胖大嫂上气不接下气地，“你……你还不快去看看！”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枣花娘心里一沉，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发颤。

“枣……枣花……”胖大嫂愈急愈说不出话来。

枣花娘登时乱了分寸：“枣花？枣花怎么了？”

胖大嫂使劲嚥了口唾沫：“她……她老公公，正……正领着她们……分家呢！”

“噢……”枣花娘沉重地点点头，表情很复杂，不知是惊是忧还是喜。

“你还不快去看看！”胖大嫂近于讨好似地建议，“葛茂源

那老头子本来就抠门儿，再加上大嫂子是长房媳妇，二嫂子又乖又巧又尖又滑，咱枣花，不擎等着吃亏！”

枣花娘没吭声，沉默地望着她。

“唉……”胖大嫂不无夸张地叹了口气，“也是一脚踢出个屁——赶在点儿上啦！咱枣花，怎么早不离，晚不离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张罗跟铜锁离婚？！先别离呀，先将就着过呀，先等他们把家分了再说呀！你这时候张罗离婚，啥好玩艺能分给你！”

枣花娘站在那儿，依然沉默。

胖大嫂有点不高兴了。她瞥了一眼枣花娘，沉默良久，才又慢悠悠地说：“大婶呀，我八成是有点多嘴多舌了吧？不过……大婶儿，你也用不着心里不高兴。我这个人，就是这么一副直腔子，外加一条热肠子，全是为你和枣花好。我可不是那种东家进、西家出、喜欢扯老婆舌的人！”说罢，屁股一扭，象旋风一样旋出门去。

枣花娘心里有些慌，忙不迭地说：“哎，她嫂子，你……你这是想到哪儿去啦！你……你进屋坐会儿呗！”

“不啦，不啦！”胖大嫂一只手在屁股后头直晃。

枣花娘见她这般模样，就不再说话，脸上现出极惨淡极苦涩的一笑。

胖大嫂走出挺远，却又蓦地回过身来，高声大噪地嚷道：“一家人，不管两家事，大婶儿，今儿个，去不去，你自个拿主意。不过，实话对你说，这件事要是换上我，我是非去不可！不为别的，也得为争那口气，也得去整治整治葛茂源那个抠门儿的老头子！”

茂源老汉屋。

一个油渍麻花的大枕头充满整个画面。

一双手——茂源老汉的手——微微颤抖着，轻轻抚摸着枕头，突然，他猛一用力，唰地撕开了它。登时，一迭又一迭的人民币，醒目地呈示在人们面前。

茂源老汉戚然无语地望着这堆钱。

坐在他周围的儿子、媳妇们，都叫他的这一举动和那堆钱给惊呆了。

老汉微微仰起脸来，死死地盯着墙角。墙角，有一张蜘蛛网和几串塔灰。

“爹……”金锁轻轻地唤了一声。

茂源老汉坐在那里纹丝没动。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，然后又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们……不是总张罗分家吗？分吧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就鼻子一酸，泪水扑簌簌地从眼角溢出。

儿子、媳妇和闺女们表情各异的脸——从镜头前闪过：金锁愕然，马莲焦灼，枣花悲戚，巧姑暗喜，铁锁和喜鹊却互相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儿……

香草不知所措地望着爹。

“分家？我不同意！”铜锁这时突然吼了一嗓子，“锅里没搅的，碗里没舀的，你们谁爱分谁分，反正我不分！”

他想了想，似乎还要往下说什么，茂源老汉却摇摇头，把他给拦住了。

茂源老汉的手微微颤抖着，喃喃地说：“唉，分吧……分吧！”

他在儿子、媳妇、闺女们各种各样的目光中，把钱一迭一迭地分成了六份，指点着说：“金锁、银锁、铁锁，你们哥三个，一人两千；香草年纪还小，也没成家立业，就多给八百吧，铜锁你呢，分一千；枣花这些年，挨了不少累，遭了不少罪，不易啊，也给一千……”

“爹……”枣花这时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，呜呜地哭出声来。她边哭边颤着声说：“爹呀，咱别分了，俺跟铜锁……也不离了，就……这么过吧。俺这辈子，认……认……认了……”。

茂源老汉默默地看了她一会儿，然后摇摇头，叹口气，动作麻利地下了炕，把门一推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一家人全都愣了神儿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坐在炕里头的金锁才醒过腔来。他一边赶紧下地穿鞋，一边冲站在门口的马莲喊道：“快去呀，快去，看看爹！”

马莲应了一声，几步跑了出去。

三

村街上。

茂源老汉面色冷峻地走在各色各样的篱笆小院儿中间。花妞儿默默地跟在他的屁股后头。

胖大嫂迎面走过来。她停下脚，狐疑地望着茂源老汉。

茂源老汉仿佛根本没有发现她的存在，一直朝前走去，走去……

四

马莲从院门口伸出头来，往村街上一看，不禁大惊失色。

她慌忙扭头跑回院中，正遇上从屋内跑出来的金锁、银锁、铜锁、铁锁、巧姑、枣花、香草、喜鹊、小龙和小虎。

“快，快呀！”马莲带着哭腔喊道，“爹，咱爹奔河边去啦！”

“啥？”金锁吓得脸都变了色，慌忙朝大伙一摆手，“快，快追！”

五

一家人呼呼啦啦地从院内追出来，追上了曲曲弯弯的村街。

他们一边跑，一边喊：“爹呀！爹……”“爷爷！爷爷……”

这时正站在街边的胖大嫂，十分惊诧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幕。

她皱起眉头想了想，忙转身，颠着她那满身的肥肉，跟上了这支惊慌失措的队伍。

他们的喊声和脚步声，惊扰了这个小村庄美丽而平静的黄昏！

突然，他们不跑了，也不喊了，都猛然停住脚，怔怔地朝前望去——

在他们的前面，在夕阳晚照里，在静静的村街上，茂源老汉正倒背着手，微驼着背，一步一步地朝枣花娘的小屋走去。

花妞儿跟在他的背后。
它紧紧地跟在他的背后。

六

枣花娘的小院儿。

在血红的夕阳中，那一串挂在屋檐下的红辣椒，好鲜亮，好耀眼！

茂源老汉和花妞儿从院外走进来。

院内的大白鹅，扬着脖子，嘎嘎叫着，向他们迎过去。

七

枣花娘屋内。

枣花娘正蹲在灶边烧火，忽闪忽闪的火苗，仿佛就在她的脸上跳荡。

鹅的叫声愈来愈响了。

她从地上站起来，朝外看一眼，微微一怔，旋即神色慌乱地用手梳理开了自己的头发。

八

门外。

茂源老汉已经走到了门口。

他举起手，想要敲门，但那手却颤抖着，悄悄缩了回来。然而，此刻，花妞儿却已经开始用爪子轻轻地挠着门。

九

院门外。

儿子、媳妇、闺女们远远地站在那里，默默地看着，神情各异。

巧姑走到金锁身边，悄悄捅了他一下，低声唤道：“大哥……”然后，拿眼角斜了一眼胖大嫂。

金锁一见胖大嫂也来了，目光登时变得更加忧郁而焦灼。

十

枣花娘院内。

茂源老汉犹豫了一会儿，终于鼓起勇气，把手敲向了枣花娘的屋门。

“爹！”金锁的喊声骤然从画外传来，仿佛一声惊雷，震得他浑身一颤。

他的那只手，也颤了一下，慌忙从门边收回来，在半空中停住了。他缓缓地扭过脸，那上面的皱纹在刹那间变得更多、更密、更深……

十一

屋内。

枣花娘正向门外侧耳倾听。

她的目光中充满慌乱也充满期冀。

然而，没有她所期待的声响。

她走近窗户，朝外看了一眼，脸色立时变得沉重了。

十二

院门口。

金锁拉着茂源老汉走到这里。

茂源老汉猛地抖落金锁的手：“有话，你说吧！”

金锁不无同情地望着老汉：“爹，你老人家的意思……我明白。可是，你想想，上这儿来……好吗？”

茂源老汉梗着脖子：“有啥不好？死了，我还想跟她埋在一堆哩！”

金锁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：“哎呀，爹，你老人家别说气话呀！”

茂源老汉依然梗着脖子：“我这不是气话。”

“那……”金锁有点儿语塞了。他寻思了半天，才拿下巴颏朝胖大嫂那边一点，说：“爹，咱别叫人家说三道四！”

茂源老汉这才注意到站在远处的胖大嫂和儿子、媳妇、闺女们。他顿时不吭气了。

金锁乘机又劝他：“再说，爹，这么大一件事，也得容个空儿，让我们哥几个核计核计再定啊！”

“那……”茂源老汉想了想，“你们回去核计吧。”说罢，深深望了一眼枣花娘的小屋，然后带上花姐儿，避开正面的人群，沿着一条小道朝村内走去。

他走出十几步，又停住了，扭头喊道：“金锁！”

“哎——”金锁急忙跑过去。

茂源老汉看着他，沉吟了一会儿，才缓缓地说：“金锁啊，爹这一辈子……”

金锁有些动情地：“爹，你不说我也知道。”

茂源老汉：“现在我老了，不愿意再拖累你们……”

金锁：“……爹，你的心思，我……明白。”

“你真明白？”

金锁点头：“嗯。”

“好，你明白就好。”茂源老汉说到这儿，用近于恳求的目光望着金锁，“金锁啊，你是老大，在你们哥几个核计的时候……”

金锁会意地：“爹，你放心。”

茂源老汉一听金锁说出这话，那张苍老的脸上，竟然挤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。

十三

茂源老汉的小院儿。

老汉搂着花妞儿，坐在篱笆墙下，紧张而焦灼地望着窗子。

夕阳，在尽情地挥洒着它的最后一抹余辉。

五十来岁的苏小个子从门外走过，瞥见了茂源老汉，就停下脚，把脸伏在篱笆门上，搭讪道：“哟，大哥，吃饭了？”

茂源老汉瞅瞅他，不得不应酬：“还没。”

苏小个子嘻嘻笑着，故作神秘地：“听胖嫂子说，你想跟……”

茂源老汉一听，脸色有些发沉。

苏小个子赶忙把后半截话吞了回去，又嘻嘻笑了两下，说：“大哥，挺好的一件事，早点儿办了吧！唉，人这一辈子，六、七十年儿，叫我看，得活个洒脱，活个逍遥，活个自在。

你想吃，就吃；你想喝，就喝；你想玩，就玩。等到了那一天，你眼一闭，腿一蹬，得能说得出一句话：‘我这辈子，没白活！’”

茂源老汉怔怔地看着他，同时也在默默地品味着他的这一套人生哲理。

十四

屋内。

除了枣花，茂源老汉的儿子、媳妇、闺女们都在。他们正庄严而神圣地坐在一起，讨论和决定爹的命运。

正在慷慨陈辞的是铁锁：“……爹才三十多岁，咱娘就死了。他为咱们，一个人熬了大半辈子。我们做儿女的，没有权力非让他打一辈子光棍儿不可！”

“我同意铁锁的意见。”喜鹊的态度，十分明朗。

“哎，你别跟着瞎掺和呀！”铜锁斜了喜鹊一眼，“你还没过门儿，还算不得我们家的人，你同意不同意算咋的！”

“噢？”喜鹊毫不示弱地扫他一眼，然后扭头对金锁：“大哥，不是你们请我来开会的吗？”

金锁忙说了一句：“铜锁，你叫人家把话说完！”

“哼！”铜锁别过脸，不吭气了。

喜鹊轻蔑地瞥瞥他，便理直气壮地：“我说了，也许没用，可心里有话不能不说。我觉得，咱爹他，虽然老了，但是，他有爱的权力，也有选择生活的权力！”

“那……”斜靠着被垛的铜锁这时“呼”地坐了起来，“我问你，你爹也是光棍，你咋不回去给你爹先找一个？！”

“你……”喜鹊一听他这样说话，气得脸都变了颜色。

铁锁十分不悦地看看铜锁：“三哥，你少废话！”

“呀？”铜锁讥讽地，“才哪儿到哪儿啊，这就护上媳妇啦？”听这话，铁锁的脸也气变了色。

金锁见情况不好，赶忙把手一挥：“行了，行了！自个说自个的，别都象吃了炮仗药！”

马莲夫唱妇随地：“可不是咋的，吵吵嚷嚷地，叫外人听了笑话。”

巧姑呢，这时却坐在一边含笑不语，不时抬眼瞥瞥窗外。

“巧姑，说说你的意见。”金锁开始点将了。

巧姑莞尔一笑，没有搭腔，却用尖尖的指头点点窗外，轻声说：“哎，你们看，苏小个子跟咱爹侃上啦！”

大伙儿的目光，顿时都被她引向了窗外。

十五

窗外院子里。

苏小个子已经没了谈兴。在隔着篱笆门一抱拳：“大哥，反正我是把话都说到家了，信不信由你。你哪疙瘩用得上我，吱声。小弟提前恭喜你啦！”话刚说完，也没容茂源老汉吭气，就笑嘻嘻地走了。

沉重的轱辘声，吱扭吱扭地响起来。

花妞儿支愣起耳朵听了听，就拱开院门，朝外跑去。

茂源老汉站起身，朝外面看。

在不远处的井台上，正摇着轱辘的枣花娘此刻也停下来，默默地看着他。

酸甜苦辣在他们的目光中对流，阴电和阳电在这并不遥远的空间里碰撞！

邻院的门响了，小庚从院内走上村街。

枣花娘慌忙低下头，摇起了沉重的轱辘。

茂源老汉也倏地扭过脸，朝院内走了几步，把焦灼而又充满期待的目光，又重新落回到那两扇窗子上。

窗内，没有任何声响。

唉，那些个曾要由他来决定命运的儿子、媳妇、闺女们，现在会怎样决定他的命运呢？

十六

屋内。

一片沉默。

大伙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都不再说话。

金锁勾着头坐在炕沿上。

马莲卷好了一支烟，递给金锁，又替他擦着了火柴。

金锁皱着眉，大口大口地吸着烟。

这时候，门咧开一道缝，露出茂源老汉那张饱经沧桑的脸。他默默地扫了一眼，然后声音沙哑而重浊地：“金锁！”

金锁赶忙下了地。

十七

门外。

茂源老汉期待地望着金锁：“怎么定的？”

金锁摇摇头：“爹，还没定下来。”

茂源老汉一听，脸上立刻罩上了一片苍老的浮云。他沉默良久，才缓缓地说：“那……你们……”

“爹，你别急呀！”金锁知道他要说什么，就把话接过去，“在咱家，这是件大事，我们能不好好核计核计吗？”

“好，你们……核计吧。”茂源老汉缓缓地转过身，走了几步，又回过头来，“金锁，我再说一遍：爹老了，是秋后的蚂蚱，没几天蹦跹头儿啦！我不愿意再拖累你们。这一条，你千千万万当大伙说明白。”

金锁连连点头：“爹，你放心。”

茂源老汉这才不怎么情愿地走开。

十八

暮色苍茫的小院儿。

茂源老汉搂着花姐儿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已经亮起了灯光的窗口，就仿佛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。

十九

屋内。

金锁站在地上，依次把每个人打量一遍，然后说：“这样吧，咱们别总这么开闷会。同意爹这事儿的，举个手。”

巧姑一听，有点忍俊不止，忙悄悄扭过脸，附在香草的耳边，说：“大哥这人，真逗！”

香草却没笑，板起脸看着金锁，嗔怪地：“哥，你这不是可碜咱爹吗！”

“唔？”金锁没想到这一层，不禁一怔。

这时，铁锁却从斜刺中杀将出来：“香草，你话不能这么说！咱爹的事儿，光明正大，有什么好可碜的？来，我先举，